



資本主義革命 催生民族國家

上期提到，隨着科技的發展，在十四世紀末的歐洲，一些人通過經商開始擁有財富，形成新的商人階級；他們相信自己的能力，追求現世的享樂，漸漸與當時鼓吹禁欲的教會發生衝突。

中世紀的歐洲，很多貴族都參加教會，即使是國王，在信仰生活上亦服從於教會。教會在國王、各地領主以外，儼如另一個權力中心，與封建貴族分庭抗禮，互相制衡。（詳見本欄1月20日刊出文章）

政治混亂 窒礙貿易

為了追求利潤，當時的商人希望有更穩定、豐足的原材料供應，以供他們生產商品去賺取金錢；為了商業交易更為便利，他們希望有較為統一的貨幣；從事異地貿易活動時，亦希望得到國家權力的保護。但當時的政治狀況是，貴族互相分裂割據，政治混亂（中世紀始於日耳曼人滅亡西羅馬帝，為便於管理，將土地分給不同的領主，領主再把土地分封給臣屬，臣屬再把土地分封給更小的領主，層層分封）。

舉例來說，商人把貨物由甲地運往乙地售賣，途中可能要經過丙地、丁地。丙、丁兩地各由不同領主統治，各自擁有自己的法律、關稅政策，貨物便可能要兩次徵稅。又或者，從甲、乙兩地購買材料，製成產品銷售到丙地，便可能要分別使用幾種不同的貨幣。以上種種都不利商業活動的發展。

商人從政 力抗教會

為建立較為統一的國家，商人們開始參與政治活動。由於各地國王和教會之間經常處於對立狀態，商人們採取一種辦法：扶助國王以對抗教會，力圖建立新興的、非以神權為權力來源依據的「民族國家」。

在這種背景之下，一些哲學家開始思考「民族國家」應以甚麼為其權力來源依據。其中影響深遠的，包括意大利哲學家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 1469-1527）的「政治與道德分離」論和法國哲學家鮑但（Jean Bodin, 1530-1596）的「國家主權論」。

國家權力 凌駕一切

馬基雅維里認為人性是自私、充滿貪欲的。人的一生就是一個不斷追求滿足自己欲望的過程。如果任由人的自私天性不受限制地自由發展，由於世上的財富、權力、名望等有限，人們勢必因爭名逐利而最後發展至自相殘殺的混亂局面。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必須要有一種超然的權力凌駕於眾人之上去遏止紛爭。這種超然的權力就是國家權力。馬基雅維里認為國家權力不一定要與道德扯上關係，並且為了維持有效的統治，國家權力的執行者（可以是共和政府，也可以是君主）可以不必計較採用何種手段。

馬基雅維里的思想顯然十分激進，這其實與當時商人希望扶助國王對抗教會有關。他的「道德與政治分離」論抗衡了國家權力由神而來的思想，同時為建立高度集權的新國家提供了理論基礎。

國家主權 唯一不變

比馬基雅維里稍晚的法國哲學家鮑但，其祖國法國已於十五世紀末成功建立由國王領導的統一政權，思想就相對溫和。鮑但認為國家是由於人有群體生活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個人組成家庭，一定數量的家庭又會組成一些群體，例如村落，進而再聯合為國家。界定一個國家的不是其領土、人民、法律，甚至不是其政府或君主，因為這些都會改變，不變的惟有國家的「主權」。國家主權是永久的，且凌駕於法律、種族之上。

鮑但的「國家主權」概念，是很多現代國家在憲法中採納的法理概念。而「全球化」的其中一個普遍定義，就是在國家之間，並非由國家主權授意的（即民眾自發的）互動增加了，而導致國家主權的影響力在一些國際事務上有所減弱。

至此介紹了資本主義革命如何催生了現代國家，下期起開始探討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一些問題及相關的哲學思想。

資料庫

政府間組織和國際性非政府組織

在全球化現象裏，隨着交通、運輸及通訊科技的發達，各國人民的自發性接觸愈來愈頻密，不同國家的人民之間在思想上交流增多而差異減少；各國政府自行通過教育對國民施加的影響力因而減少。在一些國際事務上，主權國家愈來愈依賴一些國際性的組織才能處理問題。

國際性組織可以分為兩類：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是國家與國家組成，或者由不同國家的政府中某部分組成的聯盟。例子有聯合國、歐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等等。

國際性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則由不同國家之間的非政府人士組成。為人熟悉的有綠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會、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紅十字會、紅新月會等。



HONG KONG INLAND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香港通識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香港通識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總幹事
中心由一群熱心於提升本港通識教育水平而又曾接受哲學思考訓練的教育工作者及教育學者組成，通過向現職及準通識科教師提供思考方法培訓，協助提升本港通識教育科的教學及評估水平。（電郵：info@lsr.org.hk 電話：2380 9782 網址：www.lsr.org.hk）

范學軍

